

第三十八章 耳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長公主是先帝唯一的女兒，如今的皇帝陛下即位後，即封為永陶長公主，從誠王府時期，一直到宮中，這位公主極受寵愛，但性情卻沒有沿著飛揚跋扈的路子走，而是往哀切的綠色湖水裏越陷越深，動不動就傷春悲秋，因飛花落淚，因東去之川涕然??當然，這是在最親近的人麵前才會表露出來的某種性格特征。

她幽怨地望著太後，說道：“皇帝哥哥也是的，許配給哪家不好，非要許給範家，明知道範家和宰相大人...”

“你們先出去。”太後忽然睜開雙眼，壓低了聲音卻十分威嚴地說了兩個字。嬪嬪們麵無表情，安靜地退了出去。

“啪！”的一聲，長公主的臉上出現了一個紅紅的掌印，她滿眼恐懼地看著麵前的母親。太後咬牙寒聲說道：“我說過多少次了，不要在我的麵前提那個人！你不要臉，我們皇家還是要臉的！當年若不是你用自己這條命護著他，我早就把那個人給殺了！”

“這麼些年了，我不曾讓他見過晨兒一麵，但我並沒有給他設置過任何障礙。”太後的慈祥此時早已不知去了何處，滿麵寒霜，“因為我知道，當初他想娶你，是你自己怕誤了他的前程，所以不嫁...好！你要給他前程，我就給他前程，如今他已經是百官之首，你也應該了了當初的心願，但是...我不允許你和他再有任何瓜葛，而在晨兒的婚事上麵，姓林的一家。不可能有任何的發言權，明白了沒有？”

長公主擦掉眼淚，努力地笑著，聲音卻有些顫抖：“知道了。”

太後接著轉了過來。看著皇後，淡淡說道：“皇帝忙於政務，像這種事情，就該你多操操心，自家子女地婚事，你多操辦操辦，不過皇帝既然將晨兒許了範家，你就不要多管了。”

“是。”皇後早已被剛才那幕震懾了心神，趕緊低頭應道。

“皇後啊，你也不要老在哀家身邊服侍著。有空閑的時候，還是要多陪陪皇上，為陛下解憂。”太後的語氣溫和了許多。言語間的鼓勵意思很明顯。

皇後苦笑了一下，也應了下來，忽然間她地眉頭一皺，似乎想到了什麼。

太後哪有不清楚這些人心思的道理，輕聲說道：“有什麼事情就說吧。”

皇後看了一旁還在擦拭淚痕的長公主一眼。低聲說道：“洪公公先前派人來說，今天京都府衙裏在一件案子。”

“噢？什麼案子，居然連那條老狗都感興趣。”

皇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母後。這事兒其實京裏的人都感興趣，因為這樁案子晨間便在府衙裏鬧了起來，一直拖到先前才有了個結果...聽說是禮部尚書郭攸之的獨子郭保坤，狀告範府的那位，說那位昨夜將郭保坤攔街痛打了一番，還吟了一首詩，這詩...先前母後也看了的。”

“噢？”太後十分詫異說道：“萬裏悲秋常作客打人了？”

這話一出，旁邊的皇後忍不住掩嘴笑了起來，連長公主也破涕為笑。說道：“母親說話真是風趣。”

太後笑道：“不是我風趣，是那個範閑有趣，這才入京幾天，怎麼就把尚書的兒子給打了，快給哀家說說，這府衙上麵又是怎麼個場景。”她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皺眉道：“京都府沒敢用刑吧？這要打壞了，十月份怎麼成親？”

皇後嘿笑笑道：“母後這是說的哪裏話，雖然範閑不是什麼正經出身，但畢竟是司南伯地骨肉，胸腹中又有才學，早就有了秀才出身，不可能被打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太後說道：“那郭保坤是不是常和太子在一起的那些人？”

不知道為什麼，皇後地臉色一下子變得有些不安，低聲應了聲是。果然，太後哼了

一聲說道：“那些小兔崽子，隻會勸撥著承乾走馬弄鷹，都是一肚子壞水，不消說，那個範閑一定打的好。”

長公主的表情不動，心情卻很複雜，萬萬料不到母親竟是不問緣由，便認為範家私生子打的好，但她先前才被掌摑教訓，這時候是無論如何不方便開口的。好在皇後小意說道：“那位郭編纂倒也有幾分才名，這樣當街被打，總是有些說不過去。”

似乎查覺到皇後與自己地想法不大一樣，太後沒有什麼反應，淡淡問道：“案子審的結果怎麼樣了？”

“範閑撒了靖王世子出來當證人，所以京都府衙沒辦法，隻是暫時押後再審。”

“弘成給他作證人？看來這個小範閑還些人緣。”

皇後心中暗喜，知道太後雖然表麵上沒有什麼，但實際上最厭煩百官與皇族之間過於緊密的關係，但她也知道事情要講分寸，不可能說地太多，便將話題轉了回來：“聽說郭編纂被打的那天晚上，範家公子與世子正在流晶河上...逗留，所以這件事情應該與他無關。”

皇宮後花園裏沉默了一會兒，氣氛顯得有些壓抑，太後忽然起身說道：“有些乏了。”外麵的嬪嬪宮女們趕上來扶著，一大幫人往回宮的路上走去。

看著皇太後的典駕緩緩轉入宮牆之後，皇後和長公主才立起身子，對視一眼。皇後的唇角泛起一絲苦笑：“看來太後雖然很不高興範家子宿娼，但口風卻沒有鬆動。隻怕半年之後，晨兒就真地要嫁了。”

長公主歎了一聲氣說道：“我隻是擔心那範閑的人品，不過...”她望著皇後，柔弱不堪的神情似極了河畔垂柳，輕聲說道：“範家與靖王府關係好，皇後娘娘還是小心一些。”

皇後心頭一凜，知道對方是提醒自己，如果那個姓範的小子真地娶了對方的女兒，而陛下又真地將內庫那路的生意交給範家打管，那範家父子二人，一在戶部，一在內庫，就等於掌握了慶國大數的銀錢來往。而如果範家因為靖王府的關係，真的倒向了二皇子，隻怕太子...她皺了皺眉，心想自己那兒子雖不成材，但畢竟是陛下唯一嫡出，難道陛下此舉有什麼深意？

“不要想太多了。”長公主安慰道：“您也知道，這兩年我也很少管內庫的事情，監察院也一直有人手看管著，範家畢竟身份不夠，那個叫範閑的，就算真娶了晨兒，也不可能真正地掌住內庫。”

皇後皺眉說道：“我現在隻是很疑慮，範建那個老家夥究竟給皇上灌了什麼迷湯，竟然說動了陛下。”

長公主微笑說道：“娘娘應該也很久沒有召柳氏入宮了吧？”

皇後麵色一寒，說道：“那個女人嫁給範建作妾，看似愚蠢，但實際上心裏狡猾的狠。四年前你出主意去殺澹州的私生子，結果卻讓柳氏出的頭，她一定對我們懷恨在心，再想誘她出來當擋箭牌，隻怕不容易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長公主嫣然一笑，三十多歲的人皮膚依然保持的非常好，“難道她敢多嘴說些什麼？再說了，我與柳氏從小就認識，知道她是個極喜歡鑽牛角尖的人。”

皇後忽然皺眉道：“說來也奇怪，為什麼陛下四年前就決定要把內庫交給範家來管？如果不是事情出的急，當時也用不著行險。”長公主柔柔弱弱說道：“皇帝哥哥不喜歡我與你關係太好，所以早就決定讓我從內庫裏脫手...不然也不會從一開始就讓院長大人派人駐守在我那裏。”

她接著歎息道：“這滿朝文武百官，不論清愚，總有法子可以控製，可就是那位陳院長大人，一心忠於陛下，將院務打理的滴水不透，我們竟是沒法子安插進去人手。”

皇後聽著這話，不易察覺地皺皺眉：“身為臣子，忠於陛下是理所當然之事，我們暗中安插人手，也是擔心主上被奸臣蒙蔽，陳院長忠心天日可鑒，這不用多說什麼。”長公主知道自己說錯話了，柔聲道：“是啊，不過這些年監察院追查那件澹州的刺殺案子，一直沒有停止，看來是陛下下的嚴令。”

“這是自然。當時陛下酒後看見你的女兒，十分歡喜，當場收為義女，將她指給了範家，這件事情隻有宮中幾個人知道。”皇後回憶著四年前的那一幕，冷冷道：“結果不出一個月，澹州就有了刺客，這事兒雖然沒有掀開，但監察院卻是清清楚楚，陛下怎有不知道的道理？他自然不會在意那個私生子的死活，但很在意在這皇宮之中，竟然有人敢將他的話泄露出去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